

DUKU

读库

060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库0603/张立宪主编. —北京:同心出版社, 2006

ISBN 7-80716-261-9

I. 读… II. 张…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2742 号

读库 0603

出版发行:同心出版社

出版人:刘霆昭

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20 号

邮编:100734

电话:发行部:(010)85204603(外埠)、85204612(本市)

总编室:(010)85204653

电子信箱:txcbszbs@bjd.com.cn

印刷:中煤印刷厂

经销:各地新华书店

版次: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645 × 925 1/16

印张:20

字数:320 千字

定价:30.00 元

同心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目 录

特 稿

- | | | |
|-------|---------|-----|
| 1-40 | 英伦博物馆之旅 | 童亚男 |
| 41-51 | 绝唱 | 陈 雄 |
-

人 物

- | | | |
|-------|------------|-----|
| 52-69 | 大师之哭 | 刘三田 |
| 70-78 | 一步三回头 | 袁劲梅 |
| 79-95 | 露谷虹儿的抒情画时代 | 刘 柠 |
-

书 乡

- | | | |
|---------|-------------------|-----|
| 96-99 | “什么事你都不准忘” | 彭 伦 |
| 100-106 | 在这本书里看见父亲 | 黄集伟 |
| 107-116 | 沈从文：开天窗的命运 | 李 辉 |
| 117-128 | 用《悠游小说林》读《达·芬奇密码》 | 匡 匡 |
-

乐 坛

- | | | |
|---------|--------------------------|-----|
| 129-153 | 几个男生的旷古情
台湾校园歌曲三十年(下) | 公 路 |
| 154-174 | 草根嘻哈大师 | 袁 越 |

影 苑

- 175-189 危局上的城 高群书
《东京审判》拍摄记
- 190-199 哪一种的傲慢，哪一种的偏见？ 顾文瑾
- 200-215 好莱坞电影俗套（续） 周 舒 / 编译
- 216-223 老枪新传 杜 嘉

札 记

- 224-231 几个皇帝 刘 勃
- 232-263 放逐 张永义
- 264-281 “汉语”闲谈 刘 晖
- 282-290 少年游 韦 北
- 291-307 关于世界杯的记忆碎片 老 六
- 308-312 周日联赛 克 韩
- 313-317 补白三则 缪 哲

■ 英伦博物馆之旅

■ 童亚男

我不在博物馆，就在对博物馆的回忆中。

2005年3月，英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处决定与我所在的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合作拍摄一部电视专题片，意在推介和展示英国博物馆风貌，并以此应和当年“5·18世界博物馆日”的主题“博物馆：沟通文化的桥梁”。我成为这个片子的导演之一。

后来的经历已经告诉我，英国公私立大小博物馆的数目超过两千座，其主题大到历史、科技或战争，小到服装面料钟表咖啡扇子园艺甚或桌球，几乎涵盖常人所能想到的各个领域。而在当时，我的大脑搜索引擎瞬间能弹出来的好像就一个“大英博物馆”。在诸多有关博物馆的常识问题面前，我简直形同白痴，譬如什么是博物馆？为什么要有博物馆？博物馆的品质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意味着什么？博物馆日与我们有何干系？除了一些概念性的宣传和人云亦云的解释，我拥有的知识储备和视觉经验

都少得可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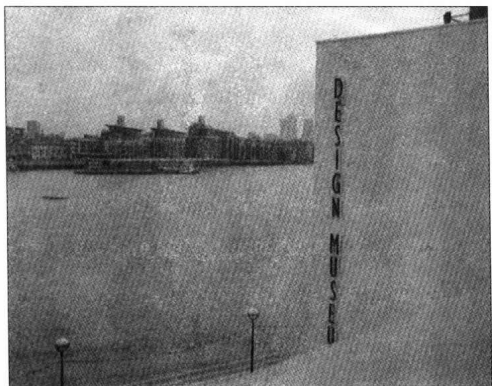
就这样，带着护照、摄影器材和网上胡乱下载的一沓资料，我们便远赴重洋去搭建“沟通文化的桥梁”。一路行色匆匆，算下来竟走访了十个博物馆，足迹遍及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回来后才发现，六十分钟的电视快餐根本无法消化那些斑斓万象的藏品，电子图像更容易取悦于人的感官，但旅途中那些不为人知的细节、隐秘而复杂的感受，大概只有形诸文字才是最稳妥的纪念。

重新梳理这次博物馆之旅，依然有做不完的搜集和查证工作，令我既亢奋又绝望。也许，博物馆是个终其一生也难以穷尽的话题，但愿能有更多的读者加入进来，不断给予补充和校正。借用英国作家富勒的话说：“一头驴子出门去旅行，不会变成一头马回来。”那么，来看看这头从博物馆回来的驴子有什么变化罢。

设计时代到来了？

2005年3月7日清晨，是个伦敦最常见的嫩阴天，我此去英国的第一站是伦敦设计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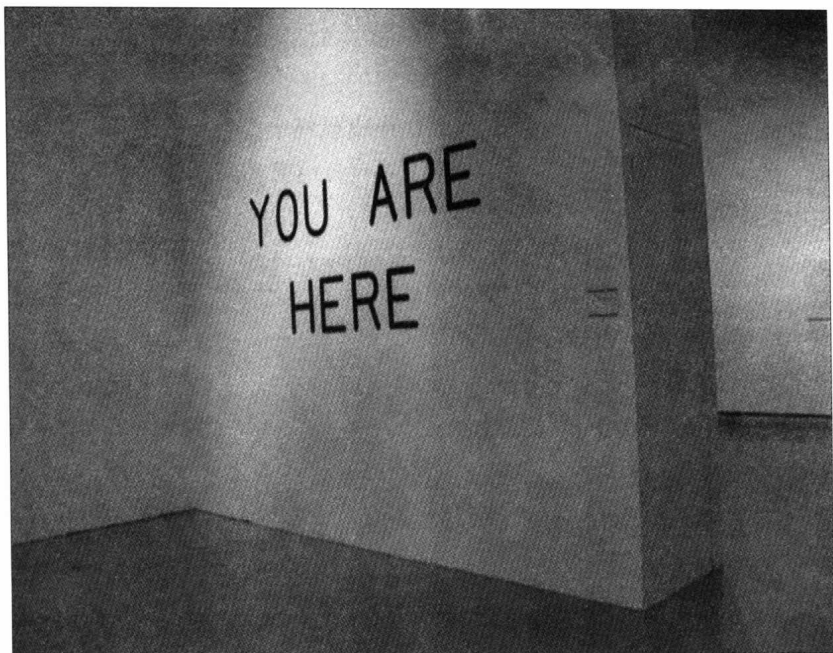
驱车前往泰晤士河南岸，当汽车穿过塔桥，循着凹凸不平的石板路愈行愈深时，众人恍如进入老电影的布景。据说这里是从前的码头仓库区，



紧邻泰晤士河的伦敦设计博物馆。外观设计简洁、冷隽。

难怪改建后还依稀存留海盗时代的遗风。博物馆就在泰晤士河边，从容貌沧桑的建筑后面抢出一面白壁，素净不着纤尘，只有“Design Museum”几个黑字挂在一侧，冷隽，低调，深谙以简胜繁之道。

设计博物馆只有两层展示空间，格局之小会令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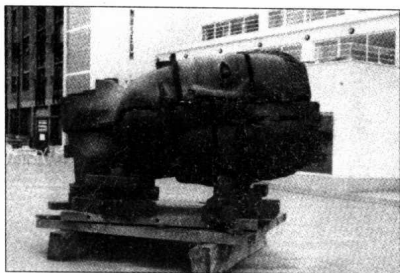


设计博物馆的主题展：YOU ARE HERE，仿佛特以一种白山黑水的分明棒喝来者。

访者微微有些失望。然而就是这座成立于1989年的小馆，竟是左右英伦乃至欧洲设计思潮的风向标。进得二楼门厅，迎面的白墙上赫然扑来几个大字：“You Are Here”！这是策展人最新推出的主题，仿佛特以一种白山黑水的分明棒喝来者。

“我们是谁？我们在哪儿？我们往何处去？”形而上学的人生命题在这里以最浅显生动的形式——呈现：可以自拍运行轨迹的钟表、演示塔桥闭合原理的机械装置图、各种气象图、天文仪、交通路牌、宣传图标、运动赛场的指示牌和DNA模型……策展人的观念相当跳跃，诸如中国针灸人模和数学算式中的“=”号，这些看似不相干的事物都被冠以“设计”的名义供人观瞻。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欧洲经济大萧条，一位匈牙利裔女作家随家人移居英国。某日，拜一张旧版地图的指引，她竟然在伦敦的街区里迷失方向。回来后，在父亲的鼓励下，她开始自绘伦敦地图。一天工作十八个小时，在第一次给街道编目时曾徒步三千英里勘测实情，因为找不到



设计博物馆外面的黑色金属头像，以分裂错位的五官传达出某种“现代意味”。



设计博物馆的创办人特伦斯·康兰曾一手缔造 Habitat 家饰品牌，后被宜家收购。从展厅里依稀还能看出康兰的个人品味。



设计正在成为文化与工业之间的一种媒介，它要在嘈杂的现代社会中起到调剂灵魂的作用。

愿意合作的出版商，便孤身成立自己的制图公司。现在，她一生的革命成果终于摆在英国的博物馆里，几百万伦敦客从此听从于一个标准声音：You Are Here。

你在这儿。这儿有的是图，很多很多图。它们提醒你有关潮汛、风暴与星象的消息，还有伦敦的地铁纽约的高速路拿破仑败军时的撤退路线和天气情况。马拉美说过，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应该在一本书中找到归宿。然而，一张血肉生动的地图、星图或植物解剖图岂不比抽象的铅字更适合做世界的投影？西方人天生热衷于这类事业，就像他们热衷于分解细胞、原子或纳米，那种一意孤行不计代价的蛮劲儿尤让人叹服：

一位旅人从苏格兰驱车南下，一路上总是被指针向北的地图引入歧途。他决意改变惯例，让大不列颠的版图南北倒置，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接受这个近乎荒唐的创意，于是这位老哥咬牙自己做成了这件事；

一位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统计学家，自身处境优裕却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他走街串巷访贫问苦，绘成一部十七卷本的伦敦贫民图，黑色是不好过，蓝色是忧郁，仿佛在提醒穷人们为什么明明被伤了心却还不清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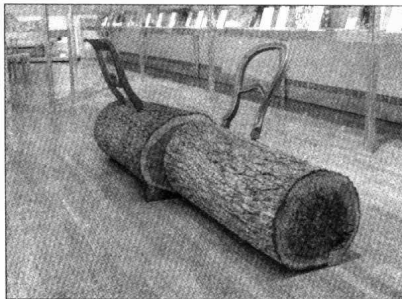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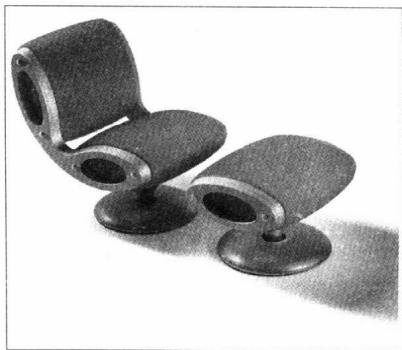
还有一位美国老兄，比“垮掉的一代”年岁稍长，他和那一代人一样

喜欢漂泊“在路上”，不过车里没有大麻和摇滚，而是随时备有一部用来拍摄街景的相机。他从车上拍到五万张纽约图片，然后又租了一架轻型直升机，航拍到一万七千张。这位老兄并非摄影发烧友，这些相片是他日后绘制纽约立体交通图的重要依据。

有一批狂热的制图爱好者能带来什么好处？这一点在我们后来几天的驾车长旅中很快就体会到了：一卷地图在手，即使英文不通，也能凭着严丝合缝的路标箭头穿州越郡直抵目的地；不像在北京，还没出西客站就有可能转向，假使有人第一次去慕田峪，那么依着地图和路标，他很有可能在天黑时发现自己开到了门头沟。

设计讲求实用、简约、直指人心，一个博物馆和它所提倡的理念大致如此，可是最简单的道理不一定人人都能领会。近年来，伦敦设计博物馆逐渐向流行文化渗透，试图在设计业与大众趣味之间找到更多的对话机会。2003年，在热门剧集《欲望城市》当中，专栏作家凯莉踏遍纽约最时髦的购物场，最终却在伦敦发现了足以谋杀“血拼女郎”的马诺洛·布拉尼克（Manolo Blahnik）高跟鞋。当时，这双鞋就摆在设计博物馆的展柜上，它是西班牙设计师马诺洛·布拉尼克的个展作品之一。电视剧的热播让HBO和马诺洛皆大欢喜，伦敦设计博物馆也由此成为全球时尚界的海报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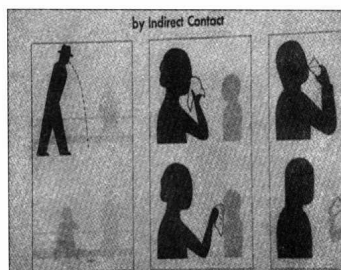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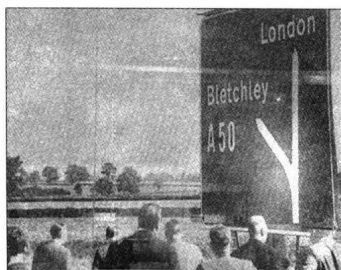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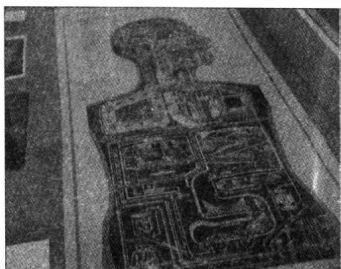
与那些终年守着一张老面孔的大馆不同，设计博物馆的主题像时令果蔬一样总在不停变换，冬天还可能是时装，春天就是“You Are Here”，其展品可以横跨时尚、平面设计、家具、工业设计、多媒体等多个领域。岛国阴郁的气候并



“为一个没有时间做梦的世界提供梦想”，设计师正在做艺术家应该做的事。这些椅子似乎要让现代人在日益逼仄的生活空间里获得某种情绪上的释放。

没有压抑英国人的想像力，他们随时会借灯饰、餐具、椅子这样一些小玩意的设计来表达自己的格调的理解。当然，创意过度的现象也时有发生，据说，前两年就曾有英国新锐设计师推出男女连体的坐便器，结果只引来嘘声一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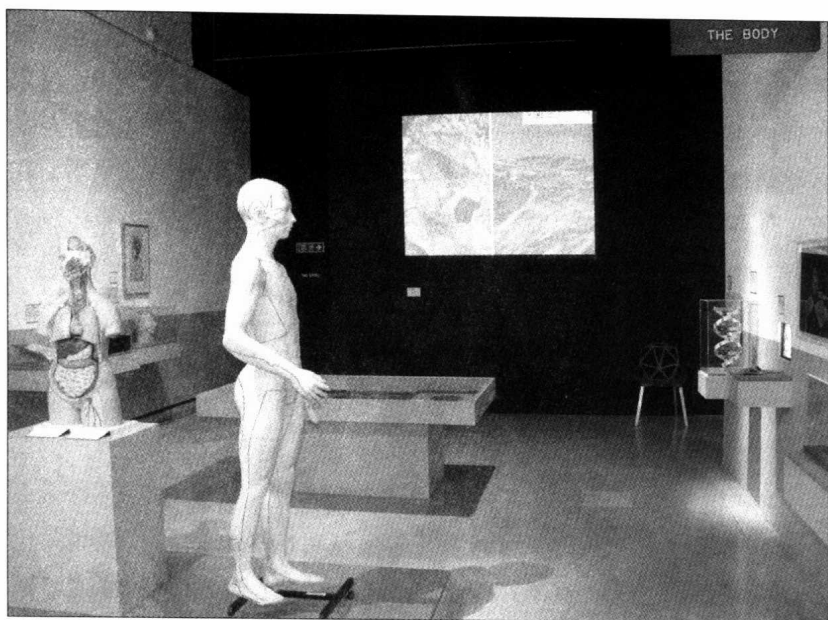
为了激发人们对设计的热情并鼓励才华卓越者，设计博物馆每年都会举办“年度设计师”的评选活动，奖金高达两万五千英镑。我们去的时候，2005年度的设计师评选正在进行最后的投票。能够入围的设计作品自然个个功力不俗，但最终的较量在于：如何用最简单的设计解决最复杂的问题。或者说，最好的设计是让人浑然不觉设计的存在。这次入选



这儿有的是图，很多很多图。从交通标识、体育赛事到卫生提示、人体模型和基因技术……指引人们生活的是那些狂热的制图爱好者，而不是上帝。

的“企鹅丛书”平装本用的是最简约的白背景黑字体，眉宇干净，气质内敛，与设计博物馆的整体风格一脉相承。并且，每本书的规定售价是三点九九英镑，所以在原料和工艺上还必须力求其俭。品位无关奢靡，设计非为显耀，这种观念要求设计师祛尽火气，以最自然的技艺、最诚恳的态度为人民服务——做事情还有比这更难的呢？

早晨没有别的访客，那些看起来线条洗练，或个性张扬或趣味横生的展品安静地卧在大厅里，与我们的镜头素面相对。想到国内一些人鼓吹过“设计时代”，难免在心底嘀咕：为什么要把汽车“设计”成木头玩具的造型摆在这里？在现代入用的电脑桌旁边，为什么要安置几个有原始意味的树墩？这些“设计品”在努力掩饰什么，传达什么？那些印第安人、非洲土著或者新几内亚岛上的猎人，他们会怎样看待这种工业文明带来的“设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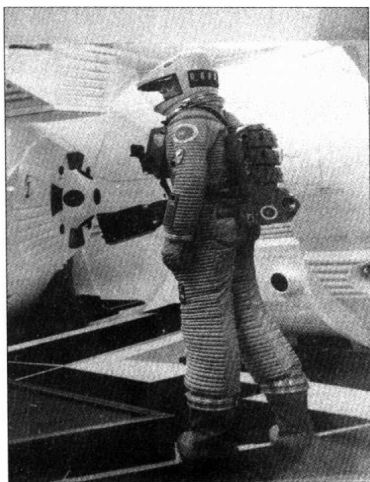


中国的针灸人模和人体经络模型也出现在设计博物馆里，可见策展人视野的开阔。

从中文的字面上理解，“设计”这个词容易给人以“奇技淫巧”之类的联想，总是脱不掉“皮相”或者“小道”的感觉。我们历史上有过那么多巧夺天工的器皿古玩，民间的染坊、布店和手工作坊里多的是手艺超群的师傅，可是没有“设计”或“设计师”这样的概念，有的只是一代代辛苦劳作默默无闻的手艺人。而眼前摆在展厅里的椅子或沙发，肯定与古董店里的坐具有着迥然不同的气质，它们真的是“设计”出来的，看上去与现实有一定距离。在钢筋水泥构成的封闭式空间里，“设计”发挥了粉饰乾坤和慰藉人心的作用，“为一个没有时间做梦的世界提供梦想”，这种原属于艺术家的事儿已经成为许多设计师工作的一部分。所谓“设计时代”的到来，大概是我们要“与世界接轨”的内容之一吧？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里，舶来的“设计公司”、“设计师”和“设计展”纷纷抢占滩头，同时，传统意义上的“手艺人”却如胡同般在一天天消失。而在新概念的鼓噪下，我们身边的建筑、家具、装饰、餐具等一切大小物事，是比古人更精雅呢？还是比西方人更摩登？

“我认为我们所有的人都会死亡，这一点大家都一样，但活着的方式

是不同的。在我们短暂的有生之年，我们身边的物品应该帮助我们欣赏生存的荣耀。”此话颇能映射出西方人赋予“设计”的一种理想精神。伦敦设计博物馆的创办人特伦斯·康兰（Terence Conran）也算是这类有强烈生活信念的人。康兰是伦敦时尚界的大宗师，在家居设计业更堪称教父，他一手缔造的 Habitat 家饰店在六十年代曾是时尚伦敦的符号之一，它在 1995 年卖给我们熟知的宜家。康兰出版过很多图文并茂的书，教人怎样莳花养草、布置家居或开餐厅，并在电视上亲自下厨示范烹饪的乐趣，鼓吹空间巧妙利用的艺术。按时髦的说法，这个总喜欢叼着雪茄的老头儿大概算得上现代版的“精品男人”。而他极力宣扬的生活主张我们原本并不陌生，从袁枚、李渔、沈三白到林语堂个个都是“艺术人生”的潮头人物。如今人心不古，从什刹海、后海边的酒吧文化到小资、中产阶级的家居装修，全民上下都要拜康兰们为师了。可惜年过七旬的康师傅早已卸任，我们无缘当面聆听他的高见。接受采访的展览部经理是位面色红润身材敦实的职业女性，回答问题刻板如公文，与我想像中的“格调女人”相去甚远。从她那里我们得知，从 1994 年至今，除了类似“You Are Here”这样的主题展，设计博物馆每年还会举办一个展览，名为《你最想与之相伴的东西》，费用及策展人皆由康兰基金会来定夺。三万英镑的额度之内，设计师可以由着性子折腾——只要群众喜欢。另外，自 2003 年开始，每年的 9 月份，这里还有一个规模宏大的伦敦设计节。该活动由创意伦敦和伦敦发展机构发起，那是创意与激情的派对，展览与贸易的舞台。上百场活动，十数万人次，从建筑、纺织、陶艺、特殊效果到时尚、珠宝、创意写作、工业设计，一应俱全，其场面之热闹大概像缩略版的《清明上河图》，啊不，是泰晤士河图。



设计博物馆收藏的斯坦利·库布里克执导的《2001：太空漫游》电影剧照，当时有上百名顾问与导演一起合作。来自通用电气和 IBM 等大公司的设计师要为影片设计出未来世界的产品。

费用及策展人皆由康兰基金会来定夺。三万英镑的额度之内，设计师可以由着性子折腾——只要群众喜欢。另外，自 2003 年开始，每年的 9 月份，这里还有一个规模宏大的伦敦设计节。该活动由创意伦敦和伦敦发展机构发起，那是创意与激情的派对，展览与贸易的舞台。上百场活动，十数万人次，从建筑、纺织、陶艺、特殊效果到时尚、珠宝、创意写作、工业设计，一应俱全，其场面之热闹大概像缩略版的《清明上河图》，啊不，是泰晤士河图。

区区一个设计博物馆，竟能策动

如许繁花似锦的设计盛会，并且波澜迭起四季翻新，英国设计业之昌隆可见一斑。我们所勾画的“设计时代”是这样的吗，假使真有一个“设计时代”的话？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里有一个多元并存、彼此能够良性互动的生态环境，以下一组数据或许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英国有十所院校是专门的艺术与设计学院，此外，还有一百九十所院校在一百二十个艺术与设计科目中提供学位和高等学历；

每年到英国学习设计的外国学生可以为英国带来十亿英镑的收入；

法国标致、雪铁龙，日本马自达，德国宝马和瑞典沃尔沃汽车公司的设计主管均出自英国著名设计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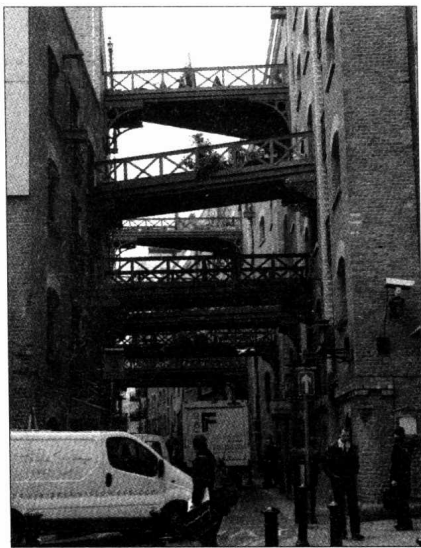
目前在英国注册的设计顾问公司达四千家之多，其主要客户均来自世界其他国家；

设计业是英国主要出口产业之一，1997年英国设计业产值即已达到一百二十亿英镑；

设计业在国际上已被归入“创意业”（Creative Industry）之中，预计到2006年，英国从事“创意业”（包括设计、媒体和专业音乐等）的人员将达五十六万，他们可以为英国带来五百亿英镑的年产值。

黄仁宇先生总说，中国人缺乏靠数字管理的思维，所以迟迟不能步入现代国家形态。如今我们至少有了“GDP思维”，见到五百亿英镑的数目字就会联想：啊呀，比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一年的GDP还要多，人家五十六万人就抵得上我们一千多万人。

大概英国人也觉得“设计”是他们的荣耀，在对方的执意安排下，一周后我们又专抵历史名城约克郡拜会了一家私人设计公司，彼处所见，正可为伦敦设计博物馆作注脚。一幢独院幽筑的红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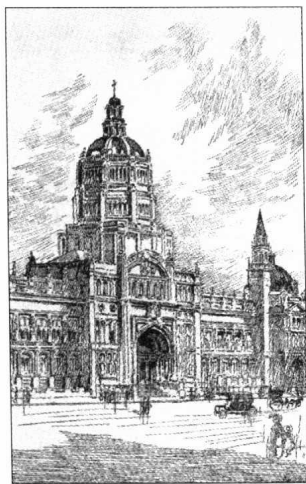


设计博物馆周围是从前的码头仓库区，游客至此恍若进入老电影的片场。

小楼，一对深居简出的中年夫妇，男的矜持寡言，有老派工程师气质；女的热情开朗，身材饱满像要随时挣破衣服，两人主营多媒体和广告制作。屋内有投影仪，帘幕一拉，幻灯片开始放映他们的作品：罗马城垣面朝大海，金戈铁马澎湃而来，简直《角斗士》。原来这是人家为博物馆做的影像复原，特地用来进行文物和古迹介绍的。一聊才知道，那男的居然是考古学博士出身，先前曾在大英博物馆工作过，创建这家公司不过四年，已经打下了近千万英镑的家底。

钱哪。钱哪。还管它“设计时代”到不到来，赶紧加入“创造业”的盛筵分一杯羹吧。这是我那庸俗的脑袋里能冒出的最切实的想法。

我们出国之前，在台里买了一些小礼品，预备给每一个协作拍摄的博物馆留作纪念的。采访结束后，由我方领导赠予对方展览部领导，同去的《人物》栏目主编吴琦亲自掌镜记录下这一象征友好交流的画面。完事后这小子捂着嘴跟我说：“在一个这么讲究专业设计的场所，突然拿出一个这么缺乏设计感的东西来，那镜头是真不好意思给特写。”



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已有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一百五十年前，狄更斯笔下的伦敦还多有肮脏贫穷和堕落犯罪，但这并不妨碍“日不落帝国”在全世界的烜赫地位。

设计改变英国？

其实，设计博物馆再怎样翻新花样，也不过是巍巍神像下的一根石趾，是工业世界里的一株插花。真要登堂入室一睹真佛，你得循泰晤士河向西，乘地铁在南肯辛顿站下车，经过比肩而列的人文名馆，经过翠意幽然的展览馆路，直到看见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 Albert Museum)的门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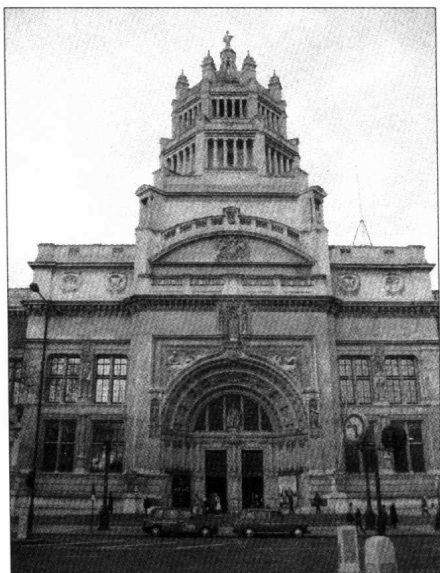
步入正堂，一盏盘枝错藤如八宝琉璃的巨型吊灯会将你当场拿下。这是一件硕大无朋的玻璃工艺品，蔓若章鱼，须似葡萄，橙黄靛青交互杂缠，自拱门后的穹隆上累累垂

落。这个华丽而张扬的怪物诞生于美国人戴尔·屈伏利在西雅图的工作室，2001年它飘洋过海被移植过来，用了三名助手，靡时四天，终于隆重落户。我们一无摇臂，二无滑轨，只有让吴琦抱着摄像机坐在轮椅上，靠人推着在大吊灯下往复盘旋，制造所谓的全景式移动镜头。这个身残志坚的画面引得一些游客侧目而望，我只好想像我们是在给布鲁斯南的电影取景，这里多么适合他上演掉包盗画以及偷香窃玉的勾当啊。

顾名思义，该博物馆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产物。如狄更斯所言，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下，大英帝国控制了全球近一半的土地和人口，机械、钢铁与枪炮的力量无远弗届。工业化的铁蹄以不可驾驭的速度践踏诗意与浪漫，蒸汽机车和大烟囱在某些人眼里看来起既怪异又丑陋，世界亟需一种新的美学涂料，那就是工业设计。馆长马克·琼斯告诉我们，那时候其他欧洲国家在艺术与设计上非常领先，尤其是法兰西人，英国议会认为有必要鼓励本国的制造商更多地投身于设计业，在女王与夫婿阿尔伯特亲王的协力主持下，维多利亚博物馆于1852年创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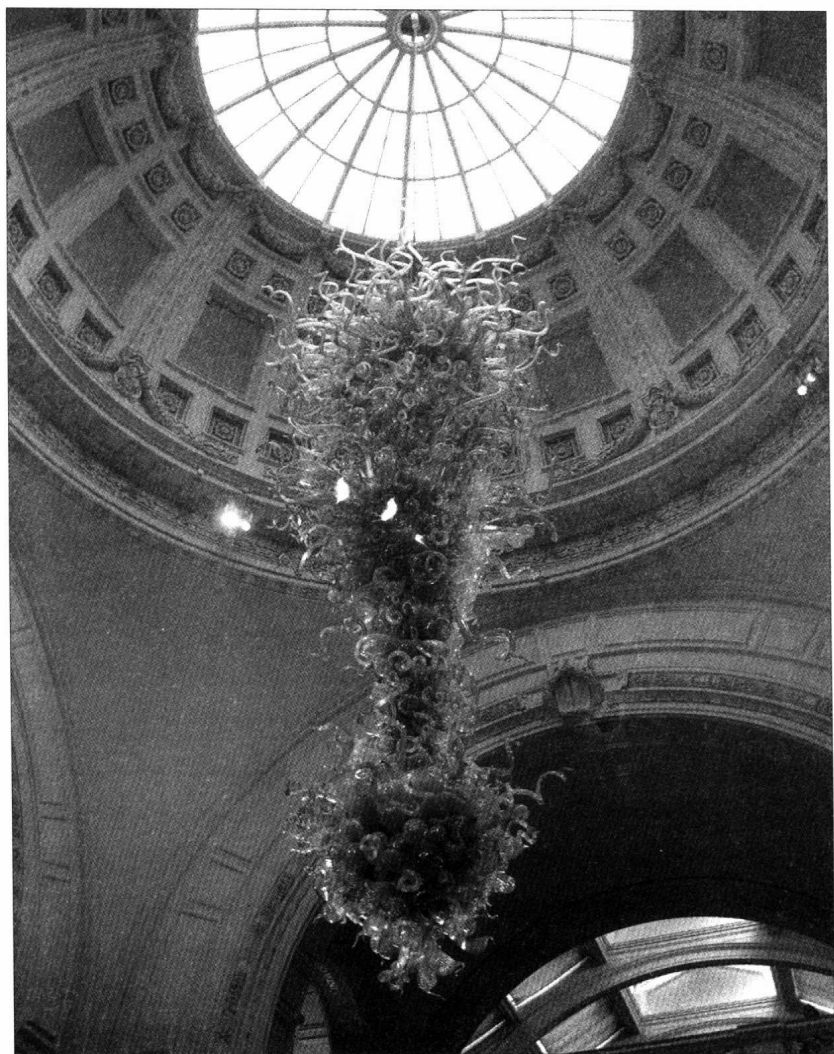
九年后，阿尔伯特辞世，昭阳殿里恩爱绝。女王伤悼之余，乃隐居怀特岛，殊少过问国事。1899年，博物馆正式改为现在的馆名，以纪念亲王曾有的功勋。

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占地十二公顷，大楼里面回廊环绕，宛若迷宫，以时间为经地理作纬，将两千年来世界各地的陶瓷、雕塑、服饰、绘画、器皿、珍玩、典藏工艺品尽收彀中。初次造访，很容易像没有经验的窃贼骤入宝库，流连忘返，无措手足，直到眼花颈酸还不知时辰已到，最后落得空手而



位于展览路上的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被英国人简称为V&A。它所在的南肯辛顿区人文气息浓郁，科学博物馆、自然史博物馆和阿尔伯特音乐厅都在这里。

归。事实上，机器刚架在一楼展厅我就蒙了：中世纪武士的头盔、银器与象牙、挂毯和雕刻、温润的玉壶与珐琅制的吊灯，在以诸神为题的油画下面，在光线昏黄的玻璃罩里纷纶杂陈，时有鹰鼻鹬眼相貌乖戾的贵胄肖像幽魂一样闯入镜头，令人如坠魑魅之境。张爱玲形容父亲的老宅：仿佛永远是下午，坐久了觉得要沉下去沉下去。我陷在那富丽奢华而又暮影重重的展厅里深有同感。



美国人戴尔·屈伏利设计的枝形玻璃吊灯，已成为阿尔伯特博物馆的标志性装饰。

眼里心里总算能盛下东西了，记忆中能筛出来的有这样一些藏品：

一张在莎士比亚《第十二夜》中提到的大床，据说乃英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卧榻。其具体来历不详，传言是英国 Ware 地方某乡村旅舍招徕客人所用。1689 年，威廉和玛丽举行加冕礼的前夕，曾有二十六名屠夫和他们的妻子在此床上过夜，堪称“光荣革命”的纪念。大床雕刻甚工，帷幔低垂，似乎隐隐还有鼾息流动。目睹西夷真品，不由怀疑英国佬作风保守之说是是否可靠。

身价高的藏品大多历尽劫数又得以幸存，譬如 1393 年为建温彻斯特大教堂而造的彩窗，今天只剩下一组三扇，成为中世纪英国残留下来的珍品。当初人们出于诅咒而将很多象征宗教专制势力的符号毁坏殆尽，开明的牧师斗胆抢救下来几扇彩窗，今天已足让后人领教什么叫繁丽与威仪、神秘与堂皇。历史总是呈螺旋状的，那时候人们尽管厌倦中世纪的诡谲，但还是有人对哥特式建筑情有独钟。曾在英国皇家科学院担任建筑学教授的吉博特·斯格特致力于恢复哥特式大教堂，并在细节上注入新元素。1862 年，由他设计的铁制屏风出现在赫里福大教堂里，替换了哥特式建筑的石头材料，这个金碧辉煌的东西曾在当年的世界博览会上饱受赞许。可惜到了披头士的年代，屏风又被心怀偏见的人们大卸筋骨，与维多利亚时代的很多文物一起变卖。现在看到的屏风是用一万四千多块碎片重新拼接起来的，它们刚被阿尔伯特博物馆收藏时早已锈迹斑斑，漆彩剥落，重建花了一年的时间，耗资八十万英镑。如今它流金溢彩地安放于展厅一隅，八宝玲珑中似乎还带着恐惧。

还有一间颇有中国明清风味的茶室，是全世界博物馆中最早的同类收藏。不过设计师不是袁枚或李笠翁，而是面容酷似马克思，被誉为大工业革命以来“最后一位手工艺者”的威廉·莫里斯。茶室轩窗盈碧，雕梁画栋而又线条清简，使人至此气定神闲。莫里斯与他的同伴们一起设计了这间茶室，结果很快让伦敦艺术家和作家们趋之若鹜。但莫里斯并不喜欢赶时髦，他以弃绝的姿态拒绝与工业文明对话，将自己的工作室和工厂全都搬到了清静的默顿修道院，这样可以远离机器带来的复制风尚。他精力充沛，1874 年学染色，1877 年学纺织，1890 年学印刷，在设计工作中事必躬亲；他崇尚实用，举凡室内设计、家具、壁纸、印花棉布、挂毯、玻璃